



長房繼承制

「英國」的正名為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」(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)，此已沒落的舊帝國主義強國向來由英格蘭人主導，中國人習慣仍用「英國」的舊稱。英國及其米字國旗還可以存世多久？

上一次蘇格蘭獨立公投在2014年舉行，當年百分之五十五合格選民說「不」。蘇格蘭人獨獨立幾百年，主流選民雖然深知族人在「大不國」算是二等公民，當年仍然認為「留英」划算些。時任首相卡梅倫(Cameron)，又譯甘民樂)喜歡拿國家前途作政治豪賭，贏得一場蘇獨公投，卻贏得不得第二場脫歐公投。英國脫歐(Brexit)以百分之五十一輕微多數過關，揭開了舊帝國墮落沉淪的序幕。蘇格蘭人又要在今年再來一次公投，今回英格蘭人都害怕了，最高法院很「合作」，裁定獨立公投要先得到英國政府同意才可以執行。卡相在「脫歐」一役失算，看來今後所有英相都不敢再聽任蘇格蘭人搞分離運動。原來美國各州也可以辦獨立公投，但必須得到其他各州同意，所以「門羅設而常關」，如加利福尼亞州、得克薩斯州的獨立運動根本就不可能推展到公投的一步。

今王「查三」年逾70歲才繼位，他父母都有近百高壽，看來還可以坐在王位十年以上。到他長子威廉王子繼位成「威五」時，可能已經降為「英格蘭王」。「查三」任內，或許蘇格蘭已獨立，北愛爾蘭則與愛爾蘭(香港社會習

慣俗稱為「南愛爾蘭」)合併統一。今回談談中英王位繼承制度的差異。英國與其他歐洲國家都以基督宗教為國教，名義上行一夫一妻制。王位繼承權只限王后所生子女，國王可以自由挑選情婦姘頭，但是所生子女都屬「非法兒」(illegitimate child)，能富貴而不能為王。

中國男人數千年來都可以多妻，或說得正確些是除了正妻之外，還可以大量納妾。帝王繼位原則，見於《春秋·公羊傳》講的：「立嫡以長不以賢，立子以貴不以長。」皇后所生才是嫡子，有嫡子則立長優先於立賢。皇后無子才可以立庶子。但是妃嬪的地位由皇帝決定升降，無論如何，嫡子以外就可以立賢優先於立長了。

英國行的是「長房繼承制」(Primogeniture)，俗譯的「長子繼承制」並不貼切。對於「伊二」的子女來說，是子先於女的「Agnatic primogeniture」，「查三」之後是安德魯、愛德華二王子。雖然安妮年長於安愛兩弟，但按兄弟先於姐妹的排序，兩弟出生後就給擠後了。

然後「查三」有了孩子之後，又搶在二叔、三叔之前。此所以潘某人認為譯作「長房繼承制」較佳。到了「查三」的孫輩，又改為「絕對長房繼承制」(Absolute primogeniture)，威廉王子3個孩子的繼位順序改為只序年齒，不論性別。於排在王太子後面，佔二三四位的分別是喬治王太孫(2013年生)、夏洛特王孫女(2015年生)和路易王孫(2018年生)。



祈年殿前

童心理

早春的午後，我和學生們穿過天壇南門，沿中軸線往北，過園丘、皇穹宇、丹陛橋，祈年殿就近在眼前了。那3層重簷的攢尖寶頂、3層漢白玉石壇，像是通天的階梯，在時光的裊裊煙霧中，將恢弘威嚴的氣息傳遞過來。

「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……」一向調皮的葉同學拖長了聲音，模仿起古裝劇場景。其他同學按照出發前在網絡上找到的祭天禮儀視頻，現場對比起來：有的在簷柱前認真觀察龍鳳彩畫，興奮地說：「祭天時的站位圖，原來這些圖案大有關係，龍鳳呈祥！」有的則認真地數算井周圍童柱的數目，在本子上默默地記下「28根大柱，8根童柱」。有的則故意考問葉同學：「你說的奉天承運，究竟是什麼『天』、什麼『運』？」葉同學朗聲答道：「天是有權威的天，運是國家強盛的國運。」我忍不住為葉同學雖不十分精準但四兩撥千斤的回答伸出大拇指。

祈年殿在建築空間上立體的圓形美表現周而復始、循環往復的時空觀，處在農耕文明時代的古人對「天」的精神崇拜可見一斑。在古人看來，這雄偉的宮殿就是天與人共通的神聖載體，古老的祭天儀式為求一年的五穀豐登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，祈求在這恒久的時空裏保佑人們能夠生生不息，這正是「天人合一」精神的真實寫照。我對學生們的研學精神感到欣慰：文化研學，既要看，也要學，還要有點「研究」的精神才好。

臨行前，我們合影留念。回望祈年殿頂的龍鳳藻井，濼井外形隨祈年殿的平面形狀逐層收縮，疊疊起來形成穹窿。正中金色龍鳳雕飾，高高突起的龍頭和鳳首，栩栩如生的龍身和鳳羽，襯托出天宇的崇高大，令人再次嘆服中國傳統文化的精深博大。

◆漢華中學、培僑中學、創知中學、將軍澳香島中學師生在祈年殿前開展文化研學。作者供圖



何必生下我?

翠袖 乾神 余似心

人出生來世都是被動的，一生的幸福受影響最深的絕對是父母。可是並不是所有的父母在生子女之前都經深思熟慮，有些人是因意外，有些是為一己私慾，有人只為意氣……這就製造了一個生命，讓他們面對漫長的人生。天下，又怎會沒有不是之父母？中國人以往都有一個觀念：老來得子是福氣。對老人是福，對孩子呢？在社交網有人分享一則見聞，在診所內，看來70多歲體弱的父親由只有八九歲的兒子帶來看病。父對子說：「兒子聽你你要帶我來啊，我認不得路。」兒子應道：「問人就可以了！」父親不滿地責罵他不孝。兒子不忿，激動地訴說心底話：「同學都是爸爸帶着出去玩，只有我要帶爸爸看診」、「你既然知道自己年紀大了，那就不要生我啊！」那老父聽後氣極，一巴掌打過去，小孩忍着淚，取過藥便衝出門。

這故事聽來令人心有戚戚然，網民不少都對這孩子表示同情，他說的也

是長久憋屈的心聲，誰個孩子不希望蹦蹦跳跳地和年輕的父母到處玩樂？誰個兒童不是由父母悉心照顧？在他們只得幾歲大時便要負起照顧病父的責任，的確是很大壓力。這個老父還不懂體恤孩子的委屈，竟給他一記耳光。有說：「人間最屈是童年，這孩子的童年都給毀了。」

那個老人要孩子，是達成老有所依的心願，但自私嗎？也有些例子是年輕的小三，為了搶愛，堅持把孩子生下來，但性格使然，不懂教養，孩子在沒有完整家庭和敗壞的名聲下，一直活在自卑中，就算長大成人，仍與母親關係惡劣，一生就在吵吵嚷嚷中活着。旁人不禁說句：「何必把孩子生下來？」

生育當然是個人的權利和自由，但只想自己的好處，沒為子女的將來作打算，自己也要承受惡果的。有時見父母與子女關係不好，也不能一面倒怪子女，他們受什麼樣教養便成什麼樣人。決定要孩子時請三思！



放慢生活的腳步

張淑蓉

去年的5月份有段時間不停地下雨。有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，翌日早上怕堵車遲到，我早早就把孩子們叫起來，打仗一樣穿衣服、刷牙、洗臉吃早餐，7點20分就從家裏出發了。一路上包裹的手機不停地響，為了專心騎車，我打算到校後再回撥。好多路面都被水淹了……冒着生命危險往前衝啊……7點40分，終於到學校了。掏出手機一看，6個學生家長的未接電話，再看看學校通知群，7點31已經發了緊急通知：為確保汛期師生生命安全，今天全區小學調課，學生不到校，請各校馬上通知家長。謝謝！

我為什麼不晚點出發？這樣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通知並且轉發給學生家長，他們就不用送孩子過來學校了。想到這裏，我很後悔，亡羊補牢，為時不晚。我趕緊發到班級通知群，然後再一一回撥家長電話，原來都是問要不要上課的，因為其他班級的老師已經發出通知了。既來之，則安之，來到班級，看到班長正帶着幾個學生在大聲讀英語。我及時聯繫家長，叫他們接孩子回去。

如果我節奏慢一點，早上不要那麼趕，7點31分再出發，剛好可以看到通知，是不是就不會這麼折騰了？

想起幾年前我在第二實驗小學交流時，恰逢學校施工。因為我一向走路都很急，走得太快，沒看見施工現場板車旁長伸出的鋼筋，被狠狠地插了進去。我開始竟沒有察覺，等到走了一兩步發現左腿下方隱隱作痛，低頭一看，血淋淋的，頓時驚呆了。趕緊跑回宿舍，請同事載我去附屬醫院進行傷口清理、包紮……接下來就是每天換藥，不能吃辛辣食物，不能吃醬油，不能吃牛肉，傷口不能碰水，種種忌諱讓我非常不適。更揪心的是碰傷後的第3天

要參加遴選面試，心情都被影響了，結果自然是落選了。本想省幾分鐘快點走路，結果適得其反帶來了一連串不適。總結一句話，還是要放慢生活的腳步。也許大部分人認為，忙碌是一種美德。腳步總是匆匆忙忙，是否因為前方有一個美好的目標正等待着我們，若放慢腳步，它就會消失？那麼這樣的目標到底是什麼呢？好像摸不着。可事實是，只有我們放下這虛偽的表象，才能真正地覺悟和實踐最重要的事情。當陷入忙碌時，往往會麻木。相反，當你靜靜獨處時，智慧會慢慢浮現。不妨停止忙碌，也不要再為無法完成每一件事而煩惱，試圖讓自己變得「悠閒」一點，多和家人朋友相處，多關心身邊事，結果也許會讓你驚喜。

有一個童話故事：一個圓環在滾動中不小心失去了一塊邊角，於是急著去尋找，但由於缺損的原因，滾動的速度變慢了。如此，它有機會欣賞沿途的鮮花、陽光、蝴蝶、聽地上小蟲的叫聲……這些都是它快速滾動時所無法注意、未能享受到的。有一天，這個圓環終於找到了那個邊角，重新補上缺損，又很高興地快速滾動起來。可是，因為速度太快，它再也無法賞花望月，更沒有機會聽鳥蟲的叫聲，一切都變得稍縱即逝……於是，相比之下，這個圓環故意丟下了那個邊角，又成為有缺陷但快樂的圓環。

現實中經營者為了賺錢，公務員為了升遷，科技人員為了晉升技術職稱，總是來去匆匆，日夜兼程地奔波，好像上述那個圓環一樣，在不停地快速地滾動着。但是，時間長了，就會出現兩個問題：一個是透支健康，一個是在忙亂中出錯，甚至為此而失敗，走向自己願望的反面。

可見不會休息的人就不會工作，我們不是機器，無法連續運轉。該休息時就休

息，即使多麼沒時間，也必須這麼做。處理事情過於長久，就會見事物單調，自己也疲乏，精神無法集中，效率就下降。忘記去思考、去感恩。適時的短暫休息，是持續工作的保證。休息，就是要慢下腳步，放鬆自己緊張的情緒，為到下一站的奮鬥作好準備。停一停，回顧一下，思考片刻。目標是什麼，有什麼需要改進，有什麼值得發揚，下一步該做什麼，怎樣過得開心？等等。靜靜地、發自內心地審視自己，這是一種智慧。

看看靜靜躺在海邊休假的人們，應該明白無聊是一種難得的境界。他需要良好的心態、長遠的目光，先接受它，然後才會真正地享受它。它絕不是一種頹廢，而是一種休整、一種積蓄。

往往珍惜生命的人，會不顧任何代價去求得一個好的休息，來獲得大量的精力和體力，得以從事任何工作、應付各種問題，以及對於生命能有一個愉快正確的認識——這種時間的投資還不值得嗎？據報道，加拿大有一個「慢生活」機構，主張將生活節奏放慢，受到了該國民眾的歡迎。「慢生活」所以被人們認同，其好處大概有3條：一是有利於健康，長期疲勞和緊張會引發多種疾病，這已為醫學科學和大量事實所證明；二是有利於成功，做任何事都不是單純地勢頓所可以企及的，應當有思考、謀劃的時間，謀好再動才是上策；三是有利於品嘗生活，享受幸福，生活節奏太快，一切都來不及體驗和感悟。如果一輩子都是這樣生活和工作，那就沒有意義了。在工作中，我們需要「計量」的不是速度，而是效果；在生活中需要「計量」的不是節奏，而是享受。

熱愛生活的人，請放慢生活的腳步吧，那沿途的美麗景色帶給你的，不僅僅是愉悅的感受，還有對人生的思考。



人機首戰

網人 網事 狸美美

確實萬萬沒料到，普通老百姓還沒聊上ChatGPT，卻已經開始被AI騙光了底褲。面對被反詐平台驚呼為「成功率幾近100%」的AI詐騙，原本正優哉游哉下午茶的人類，突然間就迫不得已被掛上步槍推上了抵抗的戰場。雖然混亂、簡陋又猝不及防，但卻是個現實的戰事——長年存在於想像中的「人機大戰」，就這樣倏忽而至了嗎？奇點，這就來了嗎？

「AI詐騙」的霸屏態勢確實毫不奇怪，反詐平台的驚呼也不算失態，因為現實確實太令人震驚了。在最近廣傳的真實案例中，福州的一個公司老闆，接到好友的視頻電話，被要求幫忙走一筆賬。關係太鐵磁，操作太常見，老闆想都沒想，看到好友發來已轉入款項的截圖後，二話不說就從自己賬上又把這筆錢「原封不動」地轉了出去。總額430萬元人民幣，全程歷時10分鐘。然而讓老闆以及所有人都驚掉下巴的是，視頻電話中活蹦亂跳、有說有笑的「好友」竟然不是真人，它是騙子利用AI的「建模換臉」和「模擬聲音」等技術製造出的「數字假人」。當然了，那筆轉入款的截圖自然也是假的。

當親眼所見、親耳所聽都不一定為真，那還能讓人怎麼辦？面對這種武力值的敵人，別說老年人難以防範，就是年輕的，甚至專業人士，又真的肯定自己能防得住嗎？

在大批媒體隨之而來的報道中，我們可以知道，目前的AI詐騙主要是兩種形式：一是「聲音合成」，二是「AI換臉」。聲音合成，以目前民間能掌握的AI技術，只需要10分鐘的聲音素材就可以完成，合成的語音可以說任何話，甚至真實聲音主人的口癖都可以完美保留——這個並不是杜撰，而是一個同樣被

AI詐騙了22萬英鎊的英國能源公司CEO的親身經歷。而這，還只是「民間水平」，如果是真正的官方能力，比如微軟今年初推出的語音模型VALL-E，只需要3秒鐘就能複製任何人的聲音，包括保持語氣和模仿出背景音。順帶一提，之前在各大視頻平台爆紅的「AI孫燕姿」，也是用了聲音合成技術，讓「她」去翻唱各種歌曲。至於「AI換臉」，就更簡單了。只需要一張背景乾淨的正常照，就可以生成視頻，裏面的AI人哪都能動，非常自然。而最讓人崩潰的還在於價格，生成一段1分鐘的視頻只要30元，短的甚至幾塊錢就可以。最高級的「建模」，即隨便動隨便說的，也就是幾十塊錢的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AI詐騙通常還會順手用上「大數據」，精準篩選出目標對象，再自動生成專屬腳本。

形勢雖嚴峻，但也不能躺平受死。面對超級敵人，人類拚技術目測不趕趟，最有效的做法反倒是大道至簡——物理防範最重要，總結出3個點就是：第一，把個人信息暴露減到最少。尤其是盡量少地發布個人正面照或視頻，不公開提及年齡地址工作等資訊；第二，永遠存疑，多渠道核實身份。來電顯示可以作假，親友的聲音面貌可以作假，詢問你姓名電話賬號等私人資料的都是騙子，奇怪的事情十有八九都是騙局，而當涉及大額轉賬或不常見的操作時，打電話、問隱秘問題、定暗號以及見面確認都不失為好方法。第三，及時報警。尤其在被騙之後，第一時間打電話給銀行及110攔截。

最後必須要說的是，AI只是科技，科技並沒有對錯，「AI詐騙」真正的騙子是你自己，AI並不背鍋。想明白了這點，就知道這場戰役的取勝之法——完善法制，嚴懲騙徒，保民平安。人機終有一戰，但不應該是這一場。



想當年

信而有征 劉征

我的父親正在客廳講他年輕時候當兵的事。提起部隊的伙食，就感嘆現在吃到的羊肉都有股膻味兒，那是因為飼料餵養的原因。在草原上放養的羊是沒有這股子膻味的。他在青海當兵那會兒，經常吃這種天然牧場的綿羊。而且，當兵的後生吃起肉來都很生猛，用鍋吃。一鍋滿滿當當的全是羊肉。

包餃子更有趣。每次春節，每個班天不亮就會起來包餃子。不為別的，就是趕着去炊事班搶鍋。哪個班能最早吃上餃子，全憑鍋在誰手裏。而我的父親對此相當自豪，因為他總是那個最先搶到鍋的人。我甚至覺得在這個搶鍋的事情上，父親頗為自豪。而在講完這些之後，父親總不忘提起當時的炊事班班長：「他可是我們陝西老鄉哩。」

自打我有記憶開始，父親的這幾個當兵的故事就反覆出現在不同場合。次序和場景或許會有不同，比如搶鍋的事多數出現在吃餃子的時候，大鍋吃羊肉的事總發生在羊肉太膻這個遺憾之後。儘管這些事既沒有更複雜的故事情節，甚至事與事之間也沒有什麼關

聯。但無論何時，只消說起來，父親就很興奮。我向來對此事敬謝不敏。對於這種父親的想當年，我傾向於把它當成一種單純的句式接受下來，從沒打算真正去理解它。多年的理性訓練和邏輯思維告訴我，與其回頭看自己的過去，不如利用邏輯去推導未來，那會更有意思。因為推導作為純粹的精神活動，它可以因為你有意識地控制到達到百分之百的樂觀。

然而我現在開始步入中年了。確切地說，我已經開始意識到衰老的無法避免。以往光滑的皮膚會有一個蚊子叮出的腫包很久都不消退，跑步時我也已經不能像前幾年那樣在5分鐘內輕鬆完成1公里。這個時候，我開始不可遏制地懷念起以往。即便我並沒有像父親那樣將過往的片段宣之於口。可是，這不意味着我可以控制過去頻繁的前來造訪。

能想到的片段也不很多。比如，我常會想起高考上成績的那個夏天，我正赤膊躺在客廳的沙發上，電話鈴響了，我沒起身，是父親接的電話。那天好熱啊！或者小時候在單位大院，我和母親坐着乘涼，周圍有很多鄰

居，又都是同事，大家有一搭沒一搭地在路燈下閒聊。我靠在母親肩上市聽他們說話，好像也能聽懂大人說的話。有時候，單位的電視會被搬到一樓的空地，小朋友們都端着椅子來看《藍精靈》。那時候我父親是單位的領導，他經常會很豪放地從外面買來一車西瓜或者葡萄回來，單位的大人小孩兒都跑去搶水果，誰運氣好誰搶得多，也沒有人計較不是吃了虧。

這些故事經常會竄出來，因為時間久遠，故事像是夢裏發生過似的。可我篤定這是真的。我甚至開始喜歡向人轉述這些，每當這時，我就很開心。我發現我跟父親一樣了。

大概人到了一定年紀就會想當年。與其說是在複述當年的記憶，不如說是為了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青春。它會在那時潛到具體的事兒當中，成了記憶的一部分。每每這些事兒被拎出來，青春也就回來了。為此，想當年成了一個追憶的開場白，即便在別人看來太簡單，甚不成調，卻不影響講述者一遍又一遍地重複。說到底，是那時的事和那時的人帶來了快樂，那不是我，那是曾經的我。